

灯塔

当房间陷入黑暗时，窗外公路上一道道缓行而过的车灯都变得孤独起来。

樱木在这时醒来，看着没有路灯公路上逐渐远去的光点，活动了一下肩膀和脖子，靠坐在了床头。

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液晶屏上是天气预报，明日多云有雨，或将持续一周。这是入冬的信号，秋后雨季会持续降温，纷黄的落叶被雨水打落在地上，有时还会连带着那些来不及变黄的新叶。大多数人喜欢秋天，就像高中时每年秋季学校都会组织外出野游，倒也不是刻意讨厌秋天，只是看着那些呱噪的女生在红枫树下吵着要合影，樱木就会联想到某个离开湘北跑到太平洋另一头的混蛋，说不上什么原因，就是觉得懊恼。

而现在，樱木又多了一条不喜欢秋天的原因——绵长的雨季会让背脊隐隐作痛。实在是影响天才大人领导这只不成熟的球队走向成功，没有说服教练带上他去参加练习赛，都怪这该死的季节。

流川是清早离开的，当门被轻轻扣上时，樱木觉得狐狸这个人还算是有点眼力价，如果他拿那句又冷又臭屁的「我出门了」吵醒自己的话，五点就苏醒的铁拳绝对不会放过他。

也不知道是几点了，窗外的车灯越来越少，在黑暗中摸到了床头灯的开关，才把灯点亮，拖鞋边就有两双圆鼓鼓的眼睛看着他。

“知道了知道了。”樱木揉了揉被睡乱的发型，起身朝猫粮袋走去。

如果公路上有路灯，那视野确实会不大一样。

流川从浴室走出来，顺手拿了一本体育杂志坐在床上随意的翻着，时不时看向窗外的路边。

同住一间客房的室友是球队里没怎么打过交道的一个亚裔男生，每天活力四射且话痨不断，下午的练习已经够让人疲惫的了，得知和流川分到同一个房间后，男生便兴致勃勃的拉着流川聊了起来。

“流川，你是哪里人呀？”

“日本人。”

“哦！我好喜欢那里！我姐跟我说她会到那边去交换一学期，说实话我有点羡慕她哈哈哈哈哈，为什么我们学校就没有这种访问项目！”

“嗯。”

倒不是刻意要做话题终结者，只是突然冷下来的室内气氛让流川都觉得有些怪，他礼貌的回问了一句：“你是哪里人？”

“哎呀……这要怎么说呢？”男生侧着头，有些苦闷的样子。

流川停下了翻书的动作，看向他。

“我出生在德克萨斯，小学的时候到芝加哥待过几年，后来我父母换工作我们又搬到了长岛，高中毕业之后我就一直生活在加州这边，所以我应该算是纽约人吧。”

看着流川有些无语且疑惑的表情，男生笑着补充道：“哈哈，因为一直都在不同的地方生活，所以如果在什么地方待着时间长，我就定义自己是那个地方的人。”

这种新奇的概念在流川的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原来如此。”

“嘿，其实我挺喜欢这边的，所以如果下一次有人再问起来，我会说来自三藩。”

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断了对话，流川低头看了一眼，起身向着男生拍了拍手机，朝门外走去。

是白痴，楼道里有些冷，耳边的听筒里时不时传来爆炸式的音量，只穿了一件单衣的流川干脆放弃了抵御寒冷，斜靠在墙上，耐心听着已经数不清是第几回合的挑衅和抱怨。

“我要睡了，明天下午有比赛。”

“嘁，谁想跟你说话啊，没我你们赢的也会很辛苦。”

“早点休息。”

嘟——嘟——嘟

这人永远一个样子，不等人把话说完就挂断电话。

回屋时室友已经睡下了，即使没开灯，窗外的路灯也透过百叶窗把房间隐隐照亮。

说实话，「谁打扰我睡觉，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的人生信条深深嵌入了流川的灵魂中，所以当门外响起一阵不算重但又急促的敲门声时，流川看了看隔壁床已经睡到天昏地暗的室友，黑着脸走到门口，一把拉开。

“什么事。”

门外的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爆发出惊天狂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在半梦半醒的理智间，流川朝外走了一步然后迅速关门，“无礼男，你这样会吵别人睡觉。”

“吵什么别人，我看只有你吧！快点让我进去，外面好冷。灰狗巴士上那破空调坏了，差点没把本大爷冻死。”

流川叹气，反手去开门，拧不动的门把手彻底扫清了剩余的瞌睡。转头看向那个半夜三更还精神百倍的人，“房卡在里面。”

酒店里除大堂外唯一能避开漏风走廊的地点只剩下了楼梯间，好在有电梯，作为消防通道的楼梯间甚少住客经过。

安静的氛围让人有些说不出的不爽。

樱木坐在台阶上，看着旁边用手拖着下巴快要睡着的流川，把已经到嘴边的那句「蠢货」又咽了回去。

感应式顶灯忽然熄灭了，樱木正要起身刹一脚，猝不及防间被一把拉住，耳边传来一句很轻的，“别把灯吵醒。”

这种奇怪的表达方式定向爆破了樱木的笑点，还没等出声，就被有些凉意的双唇覆上嘴角，慌乱间樱木想推开流川给他一拳，但流川先前那句话就像是一个魔咒，不该把灯吵醒，也不该让灯看到天才脸红紧张的窘迫模样。

楼梯间门外的走廊灯顺着门缝延伸进来，恰好止在了两步台阶下，生怕多看一眼它们就会往前走一步，微弱的光线把空间隔起了一道墙，樱木闭上双眼，在暗面中较劲般回应着臭狐狸的吻，流川的鼻尖偶尔触碰到发热的脸颊，明明是冰凉的，却烫的樱木有些难为情。

外套是什么时候脱下的已经记不得了，隔着一件衬衣，流川的手划过樱木的脊背，一点一点触碰到那些背伤复发而作痛的点，他想叫，进退不得已之间又本能的控制住了在喉间的欲望，连喘息都要控制得体，这是他和流川的秘密，绝不能让别人看见，哪怕是灯。

只有在这种时候，樱木在想，转学来美国是不是一种错误，天才从不示弱，绝不会将那些把他屏蔽在外的隔阂倾诉于人。没有完全康复的身体，语言困境，学业压力，这些过去看起来根本不是问题的小事在这片陌生大陆被无限放大。出国前在安检处口出狂言笑着告别了送行的众人，大概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转身的瞬间，紧张已经压的他喘不过气了。

流川的手没有停下动作，熟练的握住隔着运动裤的挺起，渐渐温热的嘴唇点点触碰在樱木的脖颈，不激烈，又让人想要催他快一些。

“你怎么会来。”这句用气音发声的问句让樱木心跳差点漏了半拍，他怎么会告诉流川只是因为下午睡觉做了一个梦，鬼使神差的想来看看你这只死狐狸是不是已经被练习赛吓破胆了。

没有回应，流川在停顿的半秒间褪下了天才腿上的运动裤，两指按压着早已发烫的密道边缘，细碎的刘海扫在了樱木的额前，他看不清流川的表情，却也选择扭过头闭上眼，狠狠搂住他，试图把那些无法宣泄的情绪发泄在环住狐狸颈部的双臂之间。

已经很久没有尝试过这种生硬的碰撞了，没有避孕套和足够润滑的股间被插的生疼，胀痛饱含着快要溢出的快感，每一次撞击都让樱木快要失声。

“想叫就叫吧。”

腹部的痉挛让身上每一丝毛孔都放大，樱木把自己的嘴唇咬的生疼，也只是在狐狸愈发胀大的欲望下一点点按住那些即将突破喉间的冲动。

在即将到达终极前，樱木一遍遍轻喊着，“狐狸……狐狸……”，然后再次被堵住嘴唇，想要挣脱的情绪在蔓延，腺体在碰撞下产生的电流让樱木浑身颤抖，他把头埋在了臭狐狸的胸前，感受着那股瞬间泄进了体内的炙热。

顺着门缝溜进来的光线还停在原处，空气中的糜热逐渐消散，楼梯间还是黑的，樱木看不见流川的脸。

“你怎么会来。”流川压低了声音，继续问道。

“谁要告诉你。”樱木恶狠狠的回应着，却又在不经意间控制着自己的音量。

昏暗空间的温度恢复到了常态，谁也没说话，只是静静坐在原地，等待着时间的流逝。

均匀的呼吸悄悄告诉樱木狐狸再次睡着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发奇想的跑过来，只是因为下午做了一个梦，梦境的底色是深海的蓝，晃动的水流和光影间，他好像梦见了狐狸，准确的说应该是狐狸小时候，那个穿着球衣的扑克脸小孩站在原地看着他，隔着一层模糊的息影，好像在笑。